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2.010

时位维度下的《周易》“始”“终”观

王 樊, 张雪勇

摘要: 时位维度下的“始”“终”要素是《周易》体系中极其核心且宝贵的内容,在《系辞》中至少具有四种意蕴。作为时间维度的衡量标准,代表了事物开始与结束的两部分;作为逻辑分析的前后关系,说明了事情发展之间的因与果;作为事物存在过程的本质,代表事物的存在过程,即事物自始至终的全过程;作为阴阳之间的作用类别,寓意着阴阳之间的交合与分离。《系辞》基于“始”“终”概念,引入原始要终、惧以终始等理念,淡化了《周易》的神秘性与宗教色彩,奠定了《周易》的哲学体系,推动了《周易》从求神卜筮向理学的转变。深入分析《周易》“始”“终”观,探析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对深入理解《周易》之生生理念、时位观等核心范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周易》; 原始要终; 惧以终始

中图分类号: B221;D09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5)02-0092-10

收稿日期: 2024-12-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安交通大学)专项研究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 XJTUSZ20230), 陕西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项目“AI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进路研究”(项目编号: SGDY202403)。

作者简介: 王樊(1995—),女,四川苍溪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华文化与历史唯物主义; 张雪勇(1996—),男,江西上饶人,广州新华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周易》与中华传统文化。

《周易》成书历经三古,就《周易》古经而言,“始”“终”观主要穿插于具体化的爻辞之中,其阐述主体往往涉及现实形式的事物或事件,如“枯杨生稊”(《大过·九二》)中的“枯杨”与“稊”“剥床以足”(《剥·初六》)中的“床”与“足”等。内容往往采用了象征、类比等方式展现,其真实涵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朱熹认为“《易》乃为卜筮而作”^[1]。严格而论,《周易》古经的“始”“终”论述还不足以称之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自孔子韦编三绝后,《易传》的诞生为《周易》古经哲学化的进程奠定了关键性的一步,实现易学哲理化的发展,使得《周易》的“始”“终”观更加清晰化。牟宗三先生说,“终始是很重要的观念,《易经》的哲学就是终始哲学,重视一个终始过程(becoming pro-

cess) ”^[2]。《系辞》引入了原始要终、惧以终始等关于“始”“终”的理念,形成了以“始”“终”精神为核心的“始”“终”观,如“《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系辞下》),赋予了“始”“终”观在《周易》体系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周易》“原始要终”分析思路的总基调,不仅包含了现实实践的警示与指导作用,为现实实践提供了一种逻辑化的分析思维,也间接地淡化了《周易》的神秘性与宗教色彩,奠定了《周易》的哲学体系。

一、《周易》“始”“终”观的形成

《说文解字》对“始”“终”的解释为“女之初也。从女,台声”与“絳丝也,从系,冬声”“女之初”与“絳丝”,反映了“始”“终”本义与最初母系社会的壮大以及当时人类社会的现实实践活动息息相关。而从语文学角度而言,“始”有开头、开始、才等意,而“终”有末端、结束、终于等内容。“始”与“终”的含义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发展,逐渐趋于抽象化,甚至固化为一种世界事物的发展规则。无论哪个时代,两者都是事物发展分析中的焦点,也是主体实践中必须把握的要求。就《周易》“始”“终”的界定而言,两者具有顺序层面的相对性和范围的模糊性。《周易》中不同对象的“始”“终”,具体细节区分标准并不统一,同时,难以树立一个真正客观且清晰的划分界点。《易传》中,关于“始”“终”观的描述颇多,基本是对“始”“终”观应用层面的阐述。总的来说,“始”“终”观是易学乃至中国哲学中基本的观念之一,而《周易》中“始”“终”至少拥有以下几重意蕴:

首先,作为时间维度的衡量标准,代表了事物开始与结束的两部分。“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屯·彖》)。寓意着事物发展之初,为了生长、壮大所面临的困难之多、程度之重,阐述了事物良好发展的前提:创造良好的初始条件,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为后续的发展做足准备。当然,这并不代表发轫之始是容易的,恰恰相反,正是发展之初,事物的弱小、外界环境不可抗力的因素过多,才更要求主体做到“重始”。同时,结合《序卦》六十四卦间的发展逻辑来分析,这也支撑了事情始、盛、衰、终的基本发展趋势,具有明显的预见性与整体性,为“研几”提供了现实与理论上的依据。“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下》)。正是基于对事物发展征兆把握的“知几”工夫,《系辞》进一步细化了《周易》体系对事物发展“始”“终”的推理模式与应变思路。这种“知几”工夫的最终归宿落于通变,文中有言“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上》),“易”本有变化之意,“通其变”是构成《周易》内在思维核心的行为旨归,基于此,延伸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当中,《系辞》引出了“生生”理念,给这种变化赋予了人文气息,得出了“生生之谓易”的结论。

其次,作为逻辑分析的前后关系,说明了事情发展之间的因与果。“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文言·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文言·坤》)“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未济·彖》)。在此,“始”与“终”成了事物之初“元”与事件之末“果”的变相指代,换言之,“始”之前再无一个“元”,“始”是行动上“元”的表现,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李鼎祚云:“元者,气之始也。”^[3]不难看出,按上述爻辞的逻辑思路,正是“始”的正向转变才达“亨”之趋向。牟宗三先生认为“元、亨、利、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利贞就落在“各正性命”这个地方表现。元亨表示开始,开始表示生;利贞表示终成。元、亨、利、贞这个过程就是

一个有始有终的“成为过程 (becoming process)”^[4]。此元亨 (始) 是利贞 (终) 的逻辑前者。“其初难知, 其上易知, 本末也。初辞拟之, 卒成之终……亦要存亡吉凶, 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 则思过半矣” (《系辞下》)。就卦内爻位间“初”与“上”的内在关联, 比拟了事物发展逻辑的“始”与“终”, 圣人将“初”与“上”比作事物之本末。以观其“彖辞”的方式, 了解卦的核心及其整体趋向, 展现了对事情把控上的整体性与趋向性。在此基础之上, 《系辞》又强调对事物发展逻辑上“始”“终”的灵活把握,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 周流六虚, 上下无常, 刚柔相易, 不可为典要, 唯变所适” (《系辞下》)。这种灵活性建立在“不易”之基础上, 以应对变化为内在根本, 讲求把握事物发展要点, 做到“时中”而非固守成规。显然, 在这一层面, “始”“终”表现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定。

再者, “始”“终”二者放在一起使用时, 作为事物的存在过程, 即事物存在自始至终的全过程。“大明终始, 六位时成, 时乘六龙以御天” (《乾·彖》)。在此, “始”“终”则结合为整体, 在原文中被同时使用, “终始”被变相地指代为一个过程。“生生”之意的另一层面理解——循环更替思想, 体现“始”“终”二者间在事物之间的循环更替发展, 如…始→终→始→终→始……如此不断生生发展。从整体来讲, 形式上的“始”“终”更替虽然是不变的, 但是不同事物与阶段的“始”“终”却蕴含不同的具体内容。“始”“终”相互更替过程, 对事物的具体分析则需要依靠“时”“位”这对分析标准, 从而力图把握此变化过程中更加详细的客观条件与情况, 顺应变化的规律。“始”“终”交替的循环思路在《周易》中被普遍运用, 此时的“始”“终”与“终”“始”两种交替过程, 则更是一种“来”与“往”的关系, “夫《易》, 彰往而察来, 显微而阐幽, 开而当名, 辨物正言, 断辞则备矣” (《系辞下》)。基于此“始”“终”交替循环发展的思路, 六十四卦系统从排列上形成了一个周期, 构成了严密且复杂的循环图式, 推出了比五行学说更为清晰的发展过程。“数往者顺, 知来者逆, 是故《易》逆数也” (《说卦》)。通过“顺”“逆”的方式达到“数往知来”, 把握万事万物的过程趋势, 做到应时且当位。这种循环交替的“始”“终”观念, 反映了事物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展现了事物发展间形式上的统一。

最后, “始”“终”作为阴阳之间的作用类别, 寓意着阴阳之间的交合与分离。《周易集注》上所注“阴阳交合, 物之始也, 阴阳分离, 物之终也”^{[3]554}, 即将阴阳之间的“交合”“分离”为“始”“终”。如归妹, 人之终始也 (《归妹·彖》), 此处所谓人的“始”“终”, 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结合关系。据《序卦》的理论逻辑而言, 正因有了男女, 才有了夫妇, 进而产生父子, 逐渐形成人类社会。男女之间的阴阳相合是产生人类社会“始”之动力源泉, 如果阴阳不交, 夫妇则不实, 亦不存父子之关系, 人之“终”“始”则将不实, 所以“终”“始”也说明了一种阴阳相感的关系, 是人类社会生发不息的内在根源——阴阳相互感应、交合。而阴阳交感则变化四起, 促使事物发展形成“生生”之力。方东美先生将“生生”归结为“创造又创造”^{[5]112}, 认为“原始反终”正具复归此生生之流^{[5]107}, “生命包容一切万类, 并与大道交感相通, 生命透过变通化裁而得以完成, 若‘原其始’, 即知其根植于无穷的动能源头, 进而发展为无穷的创造历程, 若‘要其终’, 则知在止于至善”^[6]。说明了《周易》中的“始”“终”与“生生”哲学的内在关联。确切言之, 万事万物的生生不息正是“始”—“终”(阴阳交合—分离)之间的交替发展, “始”“终”既揭示了生生哲学中“生生”的内在发展形式, 也说明了“生生”的动力源泉。

基于“始”“终”概念, 《系辞》引入了原始要终、惧以终始等关于“始”“终”的理念。《周易》发

展早期的六十四卦运行逻辑,趋向于一种类循环机制,比拟了事物发展的生生之状,直观的分析并不能区别出真正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始”与“终”。但是,《周易》卦爻系统划分的卦与卦、爻与爻,又变相地说明了它们彼此确实存在着质态的区别。这些质内的量变过程,推动了相对阶段、先后顺序的形成,为“始”“终”观的树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简言之,《周易》卦爻系统正是从彼此的区别中必然地诞生了相对层面上的“始”“终”观念。同时,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周易》从“时”“位”两维度分析对象的逻辑,有着莫大的关联性。

《周易》“时”“位”维度是易学视域下人们分析事物基本方法,在《周易》卦爻分析中,人们通过不同爻的当位与否,确定不同位置下爻的行为是否合乎身份、地位等“位”的信息,从而确定利弊,如既济卦,六爻皆当位,各爻行为合乎自己的位,便象征着各守其位,大好的发展局势;同时,人们又通过不同卦的“时”,确定卦里面,爻的具体行为是否合乎事物发展时机,如明夷卦所谓“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寓意为光明陨落、光明消失,代表黑暗、灾难和乱世,而盛世下爻辞的行为结果,在此时也会受到时机所影响,发生变化。又如否卦,天地不交,寓意时机不好的昏暗阶段,故《象》曰:“否匪人,不利君子贞。”不适合君子的发展,所以《象》进一步指出,君子应该以俭德躲避祸难,不可荣以禄。显然,通过“时”与“位”的分析,可以准确地对卦、爻所处社会性的时空环境进行细化与分类,为研究卦、爻的属性以及下一步的走向,提供信息决策的精准支撑。因此,“时”与“位”是易学中把握卦、爻外部情况的两条重要维度,是对卦、爻外部情况的定位。当然,除易学的卦、爻外,卦图方面,“八卦图,同样是与方位和时间知识及观念相关联”^[7]。卦图的产生是基于古人对自然实践的能动反应,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配合现实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较为形象的演绎方式,比如先天八卦图通过符号形式按时间排列,而后天八卦图通过符号按地域空间排列等。这不仅反映了《周易》“时”“位”观的现实基础,也间接为《系辞》论述的圣人演绎思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上》)作出了印证。同样,易学体系的爻变和卦变中,由爻至卦、由卦至六十四卦的内在逻辑也皆包含了以“时”“位”为基点的分析思路。而“始”“终”观念则是把握“时”“位”维度的关键。如果说“时”“位”维度只是针对人类社会中外在环境的客观分析,那么“始”“终”观是在“时”“位”前提下主体对人类社会变化过程中变化的把握。具体而言,卦中各爻是否当位与一卦的始终相关,各卦最下面第一爻位置为始,为初爻,初始生发象征乾的生发,为阳爻则当位,阴爻则不然;各卦最上面为末,为上爻,末终收藏象征坤的收藏,为阴爻则当位,阳爻则不然,而阴阳应遵循交互发展,故卦中间其余的位对应阴阳交替发展才当位。然而,不同角度下同一个位也会影响“始”“终”的判定,如只看重卦的内卦位次,则第三爻是下卦之末,为内卦之终,如果看重卦的外卦,则第三爻孕育了外卦的始,是外卦始之元。显而易见,不同角度下卦爻的“时”“位”决定了分析对象处于“始”还是“终”的判定,确定何种视角下的“时”“位”是进行“始”“终”讨论的前提。换言之,《周易》“时”“位”维度也是“始”“终”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二、《周易》关于“始”与“终”观的意义

《周易》“始”“终”观的理论体系,主要以“原始要终”理念为核心,形成了“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为主线的意义体系、“原始要终,以为质也”为主线的行为态度与“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为主线

的行为要求。

就“始”“终”观的意义而言,可以概括为以“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为主线的意义体系,据《经典释文》中将“原始反终”作“原始及终”。虽说“作‘原始及终’,无论从道理上,抑或是从字形相近容易错讹上,都说得通”^[8]。不过,现存诸多文本皆注“原始反终”,此处暂以王弼等“原始反终”之称进行研究。就此句而言,高亨在此进一步阐述,“此言圣人考察万物之始,故知其所以生;究求万物之终,故知其所以死”^[9]。换言之,“故知死生之说”的内在原理,主要依靠的是对“始”“终”“吉”“凶”等内在易理的把握。圣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上》),明晓事物之间的“始”“终”,从而达到掌握明死生的数理本质。如“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剥·初六》),“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九二》),“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艮·初六》),“床”“枯杨”“趾”皆是从生活具体事物中进行解读。可见,无论是《周易》的卦爻辞内容,还是《周易》“始”“终”观的形成,都是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的。同样,就《系辞》而言,“始”“终”观的意义更加趋向一定的社会性,就其具体意义而言,《系辞》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一) 通达志向, 达成任务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上》)。圣人正是对事物不同方面的“始”与“终”进行探究和深入,才可以明达天下的心志,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并且能不急而万事成。“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以“极深”和“研几”为前提,“极深”和“研几”则又是达到“通志”“成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方式,二者辩证统一。正是基于“极深”和“研几”能力的提升,圣人对事物相应的观察研究才能进一步地深入。也由此,在宋代理学家们形成了一套“知几”的工夫,试图通过“知几”的方式达到圣人之道。

在《周易》各卦爻模型体系下,《系辞》根据《周易》众多蕴含“始”“终”观的爻辞,诞生了“极深”和“研几”的理论。文中所言“《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系辞下》),《周易》以“原始要终”为本质,说明了“始”“终”观念在《周易》逻辑推理的前提性,可见,已萌生把握事物关键性环节的意识。然而,对事物的认识受限于当时文化理论的发展,存在着语言文字表达的束缚,所以常用“本”“末”等词语,表达事物之间重要性的区别。“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系辞上》),是达到“极深”的表现,虞翻认为“深谓幽赞神明”^{[3]593};而“研几”者则能达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上》)。“几”是指事物开端时的微小之处,“研几”者如能做到知晓事物开端时的微细之处,则能便于行事。在此基础之上,显然,《系辞》将事物的“始”“终”观念与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决天下之难相关联,其本质上,将哲学性的思考逐渐地融入了人类社会,反映了《周易》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实践性,思维上体现了“体用互渗”的特性。

(二) 精进能力, 深入事物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善其辞,以动者善其变,以制器者善其象,以卜筮者善其占”(《系辞上》)。这里说明了四种圣人之道各自的长处:言论者可以通晓其言辞,行动者可以通达事物的变化,

制器者可以贯通事物之象,卜筮者可以明晓占卜之理。其中,“言者”“动者”“制器者”“卜筮者”四者本质都是指代那些追求通达圣人之道的人群,他们所处不同领域又都追求着极致,当然,这种极致的擅长绝不是表现为技艺技巧上的,而是指对事物规律的发展把握。针对不同事物的研究,《周易》将事物发展多变的不定感统一于对变化中“不易”的把握,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把握事物不同方面的“始”与“终”。虽然各群体研究内容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区别,可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过程的“始”“终”部分,因此,这种“始”“终”观被其建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共同部分的把握之上,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学《易》用《易》的人群无论需要还是兴趣都存在差异,对《周易》的研究也各有侧重、各取所需,“仁者见之谓之仁;义者见之谓之义”(《系辞上》)。虽说如此,文中却又提出万事万物是殊途同归的,哪怕人们有千百种思虑,却有着思想观念的统一性。不同领域的人研究的事物千差万别,可不同事物却都存在着“始”与“终”,通过对不同事物同一层面、同一事物不同层面,抑或不同事物不同层面“始”“终”的深入探究,归根到底都是殊途同归的。总而言之,知晓事物的“始”与“终”可以使其得到众多方面的精进,体现了“始”“终”观在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三) 指导方向, 改变状况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系辞下》),即可以使处于危难中的人应对危难,而易者趋向倾覆。对于“危者”与“易者”来说,《周易》“原始要终”的本质,让其在实践中能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这是“原始要终”的思路所决定的,具有指导引领的作用。同时,《周易》六十四卦以标准模型的形式展现,给实践主体提供了理论层次的经验分享,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性。可以看出,对事物“始”“终”的关键性把握和整体性调控,能够帮助主体在实践中走向更好发展,更大程度上实现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不仅如此,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系辞上》),《周易》解卦六三爻辞这样描述“背负贵重的物品乘坐,招致匪徒”,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因此,这种对事物“始”“终”的深入了解,确实能在一定层面上让人规避更多不必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系辞》又进一步提出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的穷变观点,表达了追求万事万物发展生生不息的态度。显然,《周易》讲求的发展具有长久性,绝对不是只关注一时某一事物的“始”与“终”。穷变思想从侧面反映了考究事物发展“始”“终”时主体会经历的实践路径:穷——变——通。清晰地传达了《周易》的“忧患意识”,也说明了它具有“事物长久不灭,生生不息”的价值观念。

三、《周易》关于“始”与“终”观的行为态度与要求

就《系辞》的内容而言,对待“始”“终”的行为态度总体概括为“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说:“‘原始要终,以为质’者,质,体也。”^{[10]423}质有体质之意,同时,“原始要终”也进一步说明了《周易》的两条实践思路,既探究穷尽事物的初始,正如“潜龙勿用”(《乾·初九》)说明乾卦“原始”的内涵;同时,其又要虑及事物的终末,如乾卦以“要终”为象征的“亢龙有悔”(《乾·上九》)。不仅如此,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云:“言《易》之为书,原穷其事之初始……又要会其事之终末。”^{[10]423}换言之,“原始要终”思维是《周易》的根本思维。当然,前面所谈的潜龙和亢龙是乾卦的开始与终末,除乾卦以外的诸卦亦是如此的思路,如大畜卦初始时储蓄,之后亨通,也是如此,

黄寿祺《周易译注》解释为“初位象征事物发端萌芽”^{[11]797}，“慎始之理，在《周易》六十四卦的初爻当中屡屡言及”^{[11]92}。同时，卦与卦之间，郑玄谈到，“乾元‘万物资始’，故‘以乾原始’。坤用六‘以大终’，故‘以坤要终’”^{[13]669}。综上，以卦为对象，卦内六爻以及各卦之间都存在“原始要终”的底层逻辑。不过，“原始要终”不仅限于以卦为对象的思考，亦可以存在于一爻之中，比如“履霜，坚冰至”（《坤·初六》），“履霜”就是“原始”，而后所言的“坚冰至”则是“要终”。可见“始”“终”观念亦存在于《周易》的爻体系之中，侧面地论证了“《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系辞下》），反映了《周易》的创作群体对“始”“终”观念的重视。当然，“始”“终”观念在春秋战国之时人们的思想中也同样的重要，就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反映了孔子甚至儒家对“事”之“始”“终”的重视，将物“本”“末”的考究与事情“终”“始”的考究关联到了对道的把握之上。

（一）彰往察来：显微阐幽

“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而备矣”（《系辞下》）。可以看出，《周易》认为“原始要终”对于主体而言可以表现出对事物发展历史“来”“往”的把握，因此，对待事物“始”“终”的首要态度必须做到“彰往”与“察来”。其中，“追究原始，反察终末”是达到“彰往察来”的逻辑前提，“彰往察来”是“原始要终”的现实表现，二者互相反衬，一体两面。然而事物外形彰显，虚象多变，这无疑给探究的过程增加了更多的困难。面对这些阻力，其态度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将“彰往察来”的分析着力点向细微处与幽暗处转移：深入探究事物需要不断地挖掘与分析事物的微小细节与幽深的现象。显然，《周易》对事物“始”“终”的把握逐渐趋向彰显微妙事物之理与阐明幽深之道。《系辞》从“彰往察来”的分析前提下阐述了“显微阐幽”的方法论，将《周易》对“始”“终”的重视转移至了细究事物“始”“终”的立场，真正开始尝试建立完善的“始”“终”实践方法论体系，表明了《系辞》的创作群体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系统化理论。不难看出，在《系辞》的创作群体看来，“《周易》这本书的根本特质是通过探究事物的起源以至终结整个发展过程，并从中分析归纳出事物的特定发展规律”^[12]。

（二）一以贯之：把握关键

正如上面所述，“始”“终”代表着事物的开始与结束，其相互间的更替，说明着事物的“来”与“往”。熊十力先生提到：“时之运，资于亡而系于存。其丧也得也，故恒；恒而能久，则前者未尝终，后者已资始，后先相续，至于无极。……逝者未去，而继者已至，为永恒故。”^[13]显然，其认为“终”不仅是终结，亦是“生”的前奏与开端，继而造就“往”“来”相叠，促成事物的生生之状。《系辞》谈到“日往而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系辞上》），相比于主体逻辑层面相对的“来”“往”而言，还有另一种“来往”的理解，这种“来”“往”的形式客观存在于事物发展时间的交替当中，反映到六十四卦方圆图——圆图中，就是卦之间、爻之间的轮转。换言之，《周易》的六十四卦中的“初爻”与“上爻”，不仅代表了一个卦的“始”与“终”，也反映的是卦与卦之间的联系。此卦之终爻代表的亦是它卦初爻之“始”，同理，而爻与爻也存在这种关系：初爻之末，亦是二爻之初。这种生生不息状态下的“始”与“终”互变，也间接地呼应了《周易》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念。显然，这种“始”“终”的观念，作为周易的基本视角之一，并不是一种特殊性的局部存在，而是运用于多种对象之中，

爻、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等等，由爻构八卦，八卦相叠形成六十四卦。当然，无论是从时间的角度上，还是从逻辑的角度上来说，“始”与“终”都融合成了其本质的一部分，与其融合成了一体，存在于爻与爻之间，卦与卦之间。因此，《系辞传》提出“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的感叹，传递了把握事物“始”“终”要“一以贯之”的行为理念，提倡跳脱于“日月往来”的复杂内容当中，从侧面衬托了《周易》“简易”的特性，说明了这种“简易”并非简单，而是把握事物变化中不易的关键。

（三）忧患意识：惧以终始

对于《周易》关于“始”与“终”的行为要求，《系辞》中谈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系辞下》）。其中，“惧以终始”表达了实践全过程中主体的忧惧态度。时间上，它是自“始”至“终”的：处于初始时顾及终末，而处于终末时虑及初始，不断地保持恒久的忧患意识。过程上，它是涉及全整体、全流程的，而非局部的忧患。“其要无咎”则表明，这种忧患意识的保持，最终的落脚点必须有助于主体更好地应对事物发展，让事物结果能达到“无咎”的状态。显然，这种“惧以终始”的忧患意识，具有明显的警示效果，是《系辞》所提出的必备行为要求之一，是保障“无咎”状态的前提之一。在此基础上，《系辞》进一步作出了“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系辞下》）的详细表述，即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实践必须制定一定的参考标准，无论事情内外，都应当保持着一定的忧患意识。这里的“度”表明了《系辞》对待事物“始”“终”时所具有的标准意识，说明了度是把握事物“始”“终”观念和维持“无咎”状态的保障前提之一。通过度的方式，更好地将主体实践的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偏离于卦爻时位下的行为要求。虞翻对此句解答为，“乾称易道，终日乾乾，故无咎”^{[3]679}，显然，这是从乾卦的角度对“无咎”进行的一种分析解读，“终日乾乾”阐述的便是一种“惕”的行为状态。而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通过保持“惧”的行为才能使人们在事物间“始”与“终”的交替之中，做到行事周全，进而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系辞下》）。其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忧患意识的三种现实反映，本质是以事物发展的“终”作为警示。正如其所言，那些有危险的，大多是“安其位”者，灭亡的大多是“保其存”者，混乱的大多是“有其治”者。如果不能采取正确的行为措施去对待事物发展的“始”与“终”，而只是一时的“惧”，一时的“无咎”，终究不能达到易道所言的生生不息。当然，这也表现出事物发展的斗争性，这种斗争性具有显性与隐性的状态。相比显性的状态，隐性的斗争性更易使发展趋向“穷”的结果。因此，《系辞》中“始”与“终”的观念，在这主要通过“忧患意识”“度”来实现具体实践中的保障作用。

（四）唯变所适：因时制宜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周易》是以阴阳两要素为基石的，阴阳之间总是屡屡迁改，如《乾》初九爻“潜龙”，九二爻则为“见龙”，达到屡迁。不仅如此，一卦整体六爻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更替变动，并不是永恒的只守居一体。如“一阳生”则为复卦，“二阳生”则为临卦。因此文中称之为“周流六虚”，朱熹在这解释为“阴阳流行于卦之六位”^[14]。正是基于这种变化性，才显现了爻与爻之间的“上下无常，刚柔相易”，表现了“变化之无常，所动之平常”，以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以易道处世，自“始”至“终”都必须根据具体事情应变以适应事情的“时”与“位”。通过对不同情况分析后的针对性应变，提

升处理事务的灵活性,做到不固守教条,因时而制宜。

显而易见,《系辞》通过将应变思想与“始”“终”观相结合,丰富了《周易》的方法论体系,提高了主体把握事物发展“始”“终”的针对性与精准性,赋予了“始”“终”观“活的灵魂”。这两者结合不仅体现了“生生之谓易”的不断生成理念,还传达出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永恒发展观。同时,成功地将“始”“终”观从理论落地,实现了其理念化为实践的前提铺垫,同理,也变相地丰富了应变思想理论体系,增加了应变行为所关注的立足点,推动了《周易》应变思想的发展。

四、结语

《周易》主要借助文字形式表达,辅以“象”以“达意”,认知上的类比性和感应性,隐含了太多“始”“终”观的行为态度与要求,具有间接性。而“始”“终”观的直接阐述主要体现在《易传》之中,通过间接的“本”“末”描述方式进行了区分,如本末的定义,侧面划分事情对象之间的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等。在易学体系中,“《周易》不言‘时、空’而言‘时、位’,以‘时、位’观念取代‘时、空’”^[15],是《周易》“始”“终”观形成的理论基础。《周易》以“始”“终”精神为核心的“始”“终”观是《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卦“初”“上”以及一爻“始”“末”的分析,实现易学“时”“位”观的具体化。同时,《周易》“始”“终”观是其生生哲学的内在根本,是物“生之又生”的表现形式。究其内容来看,《系辞》确立“始”与“终”的重要观念,将忧患意识、应变意识与其合理结合,扩大了《周易》分析事物的视角,丰富且严密了其追本溯源的方法,提高了《周易》理论体系的实践性,为《周易》的哲学化、系统化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不仅如此,《系辞》中以此还阐述了一系列具体的自我修养方式:以“原始反终”为基点,通过提升“知几”“达深”的能力与“研几”“极深”的两种方式,进行事物的探究,最终达到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效果与成就。

参考文献:

- [1] 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626.
- [2] 牟宗三.周易哲学讲演录[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47.
- [3]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 牟宗三.四因说讲演录[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32.
- [5]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M].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93:45.
- [7] 吾淳,杨丽君.易“时”初义考——《周易》时观念的知识线索[J].中国哲学史,2020(4):40-49.
- [8]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469.
- [9]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128.
- [10] 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M].济南:齐鲁书社,2015.
- [1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2] 卢翠琬.《周易》原始要终理念对《出三藏记集》编撰的影响[J].钦州学院学报,2018(7):61-67.
- [13] 熊十力.新唯识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07.
- [14] 朱熹.周易本义[M].苏勇,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59.
- [15] 林丽真.《周易》时位观念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J].周易研究,1993(4):12-25.

The View of "Beginning" and "End" in Zhouyi from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WANG Fan, ZHANG Xueyong

Abstract: The elements of "beginning" and "end" under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place" are extremely core and valuable contents in the system of *Zhouyi*, which have at least four meanings in the derivations. As a measure of the time dimension, it represents the two parts of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ings; As a log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As the essence of the existence process of things, it represents the existence process of things, that i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ings from beginning to end. As the function category between Yin and Yang, it means the intersection and separa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beginning" and "end", it introduced the original idea of "ending" and "fear of ending", which diluted the mystery and religious color of *Zhouyi*, laid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Zhouyi*,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ouyi* from divination to neo-Confucianism.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eginning" and "end" views of *Zhouyi* and its cultural spir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re categories of *Zhouyi*, such as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time and place.

Keywords: *Zhouyi*;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 and inquiring into the end; being apprehensive from beginning to end